

无花果

◎曹珊 著

这是哪里？好美！好大好大的无花果园，那么清香、那么清甜、那么青绿……落雁梦见自己穿着白色的衣裙，快乐地穿梭在青青的无花果园中……这么多的果子啊！落雁无邪地笑着，她伸手想去摘，然而当她的手刚刚触到那青色的无花果的时候，忽然，园中所有的无花果顷刻间变成了紫色，而后如气球般飘向空中。落雁的目光跟随着无数腾飞的紫色无花果，那紫色的无花果遮住了天空，把天空映衬得紫红一片……壮观极了！落雁感到自己的身体如轻捷的百灵鸟，腾飞了……

华文出版社

无花果

曹珊 著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花果/曹珊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6. 7

ISBN 7 - 5075 - 2053 - 6

I. 无… II. 曹…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74159 号

华文出版社出版

(邮编 100055 北京市宣武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5 号楼)

网址: <http://www.hwchs.com.cn>

网络实名名称: 华文出版社

电子信箱: hwchs@263.net

电话: 010 - 63370164 63370169

新华书店经销

首钢总公司印刷厂印刷

787 × 1092 1/16 开本 19.25 印张 200 千字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

定价: 25.00 元

目 录

- 一、绝交情书 / 1
- 二、神秘书信 / 2
- 三、展馆初识 / 3
- 四、医院途中 / 7
- 五、孤独抵沪 / 11
- 六、初试求婚 / 15
- 七、除夕夜情 / 19
- 八、画展开幕 / 26
- 九、医院订婚 / 35
- 十、汉城迷情 / 55
- 十一、订婚晚宴 / 60
- 十二、机场巧遇 / 65
- 十三、艺术之情 / 75
- 十四、爱情涟漪 / 87
- 十五、胎记疑云 / 91
- 十六、纷忙纽约 / 102
- 十七、童年情节 / 105
- 十八、亲子鉴定 / 113
- 十九、双双女人 / 119
- 二十、光头新娘 / 123
- 二十一、落雁身世 / 127
- 二十二、伤心酒吧 / 132

二十三、鉴定真相 / 137
二十四、往事辛酸 / 139
二十五、突返上海 / 143
二十六、童年往事 / 146
二十七、广告模特 / 155
二十八、提早婚期 / 157
二十九、模特生涯 / 160
三十、误解加深 / 172
三十一、拒婚背后 / 180
三十二、北京画展 / 189
三十三、独乐寺佛光 / 193
三十四、姐妹结义 / 198
三十五、真情默契 / 211
三十六、西子湖畔 / 214
三十七、灵感服装 / 221
三十八、母女衷肠 / 229
三十九、国画创作——《根……》 / 231
四十、汉城美展 / 235
四十一、汉城酒吧 / 238
四十二、汉城脱险 / 244
四十三、义姐风波 / 251
四十四、义姐失踪 / 254
四十五、兄妹情深 / 260
四十六、天地人间 / 266
四十七、母子情深 / 269
四十八、愿天地人间永存真情和智慧 / 272





绝交情书

少野：

好！

真的对不起！在这个爆竹声声的大年夜，我居然背叛了你，我居然变心了！我居然移情别恋了……当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上海。

忘了我，恨我吧！忘了我……

丘泓

匆于 2000 年除夕



神秘书信

少野：

好！

又是爆竹声声的一个新年，你……还好吗？我……身在黑夜的世界。血液已变成沙漠，骨骼已变成化石，心已变成了灰飞。我……对不起你！让我报应的恶果如尘土般在你的脚底下消隐，如苍白的碎沙般在你的记忆里遗忘……

最后，愿新年好！家庭安祥！

丘泓

2001年除夕前



展馆初识

除夕上海，夜幕降临了，黄浦江带着的潮湿的风，向北静静地流淌。江的两岸，一座座巍峨的建筑在五光十色灯光里遥相呼应，江上的游轮装点着灯光，好似披着绚丽的金黄。街头小巷同往年一样，零星不断，爆竹声起，孩子们早已被缭乱的小小烟火包围得严严实实，沉浸在两小无猜的幸福里了。

少野双手颤栗着，他一遍又一遍地看着手里的那封信，熟悉的纤细汉字忽然化作丘泓那娉婷的身影，又仿佛是一望无际的雪地里缥缈、迷乱的黑色丝带。黑色丝带拼命地缠绕进少野鲜红、跳动的血管，雪地的寒气毫不留情地将少野原本滚烫的心席卷得冰凉。橘红色台灯下，少野眉头紧皱，一种颤动在他的眉宇间不断增强着，直至增强到他无法控制地用身心将信撕成四片且抛向空中。一年来的等待、思念、牵挂、郁闷也都一并彻底抛向空中，纸片凌乱地舞着。少野不知从何处找出香烟，不知从何处找到打火机，不知如何点着了烟，缕缕魔烟穿透着他的肺部，又从鼻孔溢出。幕幕往事也从他的脑海深处渗出，与魔烟会合，映在少野漆黑、明亮、深邃的瞳孔里。幼稚园的沙堆里、少年宫的图书馆里、大学的舞会上、舞会后葡萄架下美妙的初吻……烟头被轻轻缓缓掐灭的同时，初吻的美妙再次被定格。少野不再颤动的宽大影子被台灯拉得更大、更长。身影移动在墙壁上、一排悬挂着的小提琴上、沙发上、工作台以及地板上……被撕成



四片碎纸的信又被胶水与空气化合后粘在一起，然而那条弯曲的十字裂痕也不可磨灭地刻在司徒少野的脑海里。

“嘉信……”

“嗨！少野！新年好！声音怎么跟死了人一样啊？今天可是大年三十啊！”从浅灰色的免提电话中传出的声音洪亮不羁。

“……”

“喂……喂……听得见吗？少野，你听得见吗？”

“听得见。”

“怎么啦？哥们儿，说句不该说的话，怎么又有点像去年大年三十的语气啊？”

“是的……”

“唉哟，都过去一年了，难道以后年年的今天你都要缅怀一遍吗？男人，要拿得起，放得下。”

“她终于又来信了。”

“哦……真的？那她信里说啥了？嫁了个富豪？住进了别墅？开上了宝马？生了对龙凤胎？还是离了，分了一大笔钱又回来找你？还是被骗了，来向你求救？”

“她好像……死了……”

“什么？死了？好像死了？死就是死，哪有好像的？开什么玩笑？又想编什么故事？我说老同学啊，悬崖勒马吧，早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你们根本不合适。这样吧，我还在美术馆加班，你把信带来我看看，今天是大年夜，回头我还去你家呢。”

“好……”少野犹豫了一下道。

“回头见。”

“回头见。”少野摁掉免提键，茫然片刻后，又习惯地拨通了父母家的电话，他简单告知父亲自己将“晚归”后，游魂般挂上电话。

屋内顿时恢复了死样的沉寂。距少野工作台约三十厘米处高的上方有一个架子，架子上放着把尚未油漆的毛坯提琴和几把工具刀，少野拿起提琴想挂到墙上，但一个闪失，不慎碰落了架子上的一把锋利的工具刀，刀刃恰好落在少野左手的小手指上，一阵无情的冰凉以后，慢慢渗出了鲜

血。但少野早已麻木的心毫不在意这些，他从桌上抓起车钥匙，随手胡乱抽了两张纸巾，裹在渗着鲜血的小手指上，然后从椅子的靠背上抓起件黑色的皮上衣并将信装进口袋，匆匆地出了门。伤口的疼痛早已被伤感的记忆麻醉……

今天的南京路，行人格外地稀少，惟独缭乱的霓虹灯比往日更多、更亮。斑斓的色彩映在零星行人的脸上、背上，也映在了少野黑亮的帕萨特上，流溢着各种神秘的光晕，仿佛一幅幽婉的城市现代绘画作品。

上海星美术馆是一座精致的百年的法式建筑，它依然散发着典雅、高贵的气质。展馆内深远的空间里响起不紧不慢的高跟鞋声，鞋声拖曳着飘过深棕色地板的黑丝绒长裙。

“落雁，你回来啦。”洪亮不羁的男声响起。

“唉，赵总……”高跟鞋声止住的同时，女人的声音如烟如云。

“来，落雁，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小学的同学，司徒少野先生——才气横溢的小提琴制作者。少野，这位是年轻的美女画家秦落雁。”不等司徒和秦彼此寒暄，洪亮的声音再次响起：“落雁，刚才电视台来电话，我有点急事要马上赶过去。还有，我朋友的手好像伤得不轻，能不能麻烦你一趟？哦，还有，明早十点，我已经安排好四个工人来挂画，你放心好了。”机关枪似的话语顿时把幽深、空荡的空间填塞得满满的。

落雁还来不及应答，赵总已披上件长长的米色风衣朝她迎面走来。落雁赶忙从左手提着的麦当劳便当袋中掏出一只尚温的汉堡迅速塞进他手中。赵边谢边迅速除去包装纸狠狠咬了一口，头也不回道：“我走啦，少野，晚上我还去你家吃年夜饭呢，饭后再聊。落雁，拜托啦！”洪亮的声音和脚步声一起迅速消失在空气中，展馆中顿时寂静极了。

司徒少野？司徒少安？那么巧的名字？司徒的姓本来就少。但少安曾说，他的父母早亡，他是孤儿。再说这两人长得一点儿都不像。咳！瞧我想到哪儿去了！落雁自责着自己的胡乱猜测。

“你好……”司徒少野微微欠身，脸上怎么也挤不出一丝微笑。

落雁觉得从司徒少野身上的黑色皮衣所发出的摩擦声，与他的表情一样地沉重，也许是他的伤口很痛？

“你好……先吃个汉堡填填肚子吧，我收拾一下就陪你去医院，真巧，

无花果
我干爹是外科医生。”落雁委婉道，顺手将便当袋递给少野。

“谢谢，我不饿，你自己吃吧，我自己去医院就行，不麻烦你了。”少野紧皱着眉头。

落雁举起左手的便当袋在少野面前晃了两下，她好像根本听不到少野说的话。落雁那不可拒绝的温和眼神令少野低头，“谢谢……”他接过便当袋，轻捏一下里面尚温的汉堡，“但是你……”

“我在店里吃过了……”落雁莞尔一笑，转身去收拾东西了。

趁落雁收拾东西的时候，少野边嚼着汉堡边一幅幅欣赏起落雁的作品。



医院途中

几分钟后，落雁驾着少野的车已驶出上海星美术馆的大门。

“辛苦你，真不好意思。”少野道。

“特殊情况，下不为例，对吗？”

“那当然……”

“一定？”

“一定……”

落雁用余光察觉到少野依然眉宇紧皱，她担心少野疼痛着的伤口，于是想分散他的注意力：“好像有点雨星儿的样子。”落雁打破车中的沉寂。

“嗯，雨夹雪，下雪的前兆吧。”

“上海真是难得下雪，我喜欢。”

“难得发生的事，才更显得珍贵吧。”

“我之所以喜欢雪，另外还有一个原因。”

“哦？”

落雁露出整齐洁白的牙齿，“你知道吗？不计其数的雪花儿没有两朵是相同的。”

“我还真不知道。”

“但是，每一朵雪花儿都保持六角形不变的原则。”

“我头一次听说，真令人不可思议，看来你对雪还颇有研究。”





“我小时候在云南长大，那里一年四季都热，根本见不到雪，也许是物以稀为贵吧，从小我对雪就有一种情结。”

落雁顿了顿继续道：“雪花的美是透明的，是永远也留不住的。它是时间的孩子，在空气中孕育，天空是它的母亲，大地是它的父亲，而它则在天空和大地，在它父母亲的怀抱中欢快地、自由自在地、千变万化地游戏、飞翔。我羡慕它们。”

少野觉得落雁的语气虽然平淡，但似乎话中有话，他觉得自己的心忽然莫名地被带到一个虚空、巨大的冰窖里。少野来不及多思量，忽然秦落雁的语气又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车上有 CD 吗？”

“有。”少野伸手摁了一下 CD 按钮。

“这首小提琴曲真美，不知叫什么？”落雁听了一小段后问。

“MORE.”

“MORE?”

“M - O - R - E? 更多的意思吗?”

“是的。”

“让我觉得有点凄美。”落雁听过一大段后感慨道。

“是的，美会产生凄，而凄也会产生美。虽然这两个字并排在一起，但他们各自包含的意思却毫不相干，互相对立。使人惊讶的是，当它们合在一起的时候，也就是说在凄美的背后产生了——more——更多……无穷无尽的 more……”

“看来你对音乐很有研究，而我却是个门外汉。”

“谈不上。你的画也让我觉得凄中带美，而在凄美的背后，隐藏着更深的苦，在苦的背后，却有无穷无尽的豪情壮志在升华！对不起，我说话比较直率。”

落雁的心毫无准备地咯噔一下，她万万没有想到，只在美术馆呆了一会儿功夫的这个司徒少野，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于是客套之间隐藏了她心中微微的震撼：“谢谢你的夸奖。”

“不用……”仅两个字就封住了少野的双唇。

车中的音乐，透过车窗的缝隙，缥缈在纷纷的雨夹雪中。落雁继续说道：“记得小时候，上音乐课，老师说小提琴曲是音乐之王。于是我问：‘老

师,为什么说它是音乐之王呢?’老师回答:‘因为小提琴的声音是世界上最美的声音。’我又好奇地问:‘为什么小提琴的声音是世界上最美的声音呢?’老师皱着眉说:‘你怎么那么多为什么?美就是美,人人都听得出来,难道你听不出来吗?’吓得我从此上音乐课再也不敢提问了。”

“所以今天虽然想问,却也不敢直接问我是吗?”

“哦,我不是那个意思,只是和音乐人士在一起,第六感忽然把这件陈年往事给翻了出来。”

“音乐分为弦乐、管弦乐和弹拨乐等……”少野不由正色道。

“对不起,弦乐我知道,什么是弹拨乐呢?”

“弹拨乐就如钢琴啊、古筝啊、琵琶啊……”

“哦,我明白了,就是用手弹拨的。”

“对了。弦乐和弹拨乐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弦乐是通过弓与弦的摩擦可以自由地控制声音的长短,而弹拨乐只是靠震动发声,显而易见这样的声音就比较有限,这是弦乐和弹拨最大的区别。还有,弦乐可以模仿人的声音,人最容易接受的也是自己的声音,所谓人性化的音乐就是这个意思。记得小提琴大师帕尔曼常常让他的学生去听歌剧,目的就是让演奏者去体会歌剧中人声微妙、自然的变化,如高音、低音、长音、短音、厚音、薄音等等,从而产生演奏灵感。”

“哦……对啊,像舒伯特的小夜曲正如在给自已的情人委婉动听地唱歌一般。”

“正是。”

“这么说,小提琴就是一种提炼最美的人声的超完美的乐器,它来自于人的声音却又超越了人的声音。对吗?”

“大概。”少野友善、含蓄地对左边正专心驾车的落雁投去一笑。

“活了近三十年才明白这个道理,如果没有遇到你的话……”看着少野的眉头松开的刹那,落雁这才稍稍松了一口气,“前面拐个弯就到啦!”

“真快。”

“能听你说有关音乐的故事真好,以后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听更多的……”

“当然,如果你想听的话……”

“我觉得音乐和乐器对我来讲充满了神秘感，我喜欢它们，却又对它们一无所知。”

“好，那我以后有机会就告诉你提琴制作的整个过程。等你听完了，就会觉得我和木匠没什么区别。”

“如果说你的工作像木匠，那我的工作不就像油漆工、涂料工一般？”

落雁说完和少野不约而同地对视一笑，汽车驶进了瑞金医院。

漫天的雨星儿……不！漫天的雨夹雪把霓虹闪烁的夜上海笼罩得更加迷离，那首《更多……》的乐曲虽然已在车中消隐，却深深地融进了落雁的心里，在她的胸间回荡……



孤独抵沪

大年三十的浦东国际机场，八方来客，络绎不绝。一名身着白色羊绒西装大衣，围着黑色羊绒围巾的高个男子拖着一只米色的行李箱玉树临风地格外引人注目，他边走边打着手机：“落雁，我已经出了关。”男人面露喜色地讲着。

“对不起，我有点事，不能来接你了。”

“哦……没关系的，后天的画展一定把你忙坏了，那我在金茂等你，你忙完了就直接过来。”男人关切的话语掩饰着脸上失落的表情。

“谢谢你，少安，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男人虽言语宽容委婉，但当他挂上电话的同时，他脚步也戛然止住了。纷乱的行人流水般绕过他匆匆离去，急着与亲人团聚。他傻站了一会儿，目光依然紧紧搜索着出口处张张接客者的脸，直到确定自己期盼的那张可爱的脸再不可能出现，男人才低头缓缓抬步。走到门口处，他忽然猛地转身，他将目光重新在出口处陌生的人群中搜索着……但最后，他还是放弃了自己的那种侥幸心理，今晚的秦落雁已不可能出现在浦东国际机场了。

男人排了队坐上一辆出租汽车，直奔金茂大厦。此时，车窗外的雪花渐渐大了起来，司机高兴地搭讪了一句：“嘿嘿……上海真是难得下雪



啊。”

可他见坐在后排的乘客毫无反应，不由在后视镜里瞟了一眼，但见此人双目凝视着窗外，恍若无人地呆思着什么，便知趣地收住了话茬，不再打扰。

纷飞的雪花仿佛钻进了这名男子的灵魂深处，并在他的灵魂中重新流淌起那段难忘的故事……

三年前夏日某天正午，纽约 CYC 大学的教师快餐厅里，少安正端着一份快餐往人群少的地方走，冷不丁被撞了一下，还来不及搞明白是怎么回事，手中便塞来一团白布。

“真对不起，让您洒了一身，快擦擦吧。”

“没关系，没关系。”少安边擦边头也不抬道，“下次可要小心啊。”忽然觉得自己怎么在说中文，在美国二十来年，周围的圈子说中文的机会越来越少，于是抬起眼来望。一个仅穿白色内衣背心，一头黑长发，一条浅蓝色牛仔裤的女人正背对着自己趴在餐桌下捡书，细细的腰肢雪白雪白的，惹来众多的目光。

“Oh……charming body!”黄头发蓝眼睛男性已按捺不住地纷纷开口了。

这中国女孩，怎么穿这样少？少安心里莫名地维护着什么，责怪着什么，因为自己是中国人吗？还是……天知道！忽而发现自己的“擦手布”，除了菜的油腻味还不时散发着淡淡的青草香味，拿近鼻子闻闻，似乎带有淡淡的女人的体香。天哪，这是她的 T 恤啊！少安只觉得一口气突然憋在咽喉，几乎喘不上来，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如此近地闻到女人身上的体香，于是，他两眼呆呆地瞪着手中的“擦布”。

“对不起，还我吧。”

“哦，对不起……把你的衣服弄脏了。”少安的一口气终于喘了上来，因而显得有点语无伦次。

“是我把你的饭菜打翻了，把你的衣服给弄脏了，怎么你反倒跟我说对不起来着？”女孩扑哧一声笑道。

“不不……对不起……你快穿上吧。”少安急急地递了过去。

“好啊，那你帮我拿着。”女孩笑着将四五本厚厚的书毫不客气地递到